

国外大城市人口发展特征 及其对上海市的启示

王桂新 王 丽

【摘要】 文章选择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孟买、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国外大城市为对象,主要从人口规模、迁移分布、年龄结构 3 个基本方面,考察国外大城市的人口发展特征,总结其一般性规律及其对上海的启示,为制定上海人口发展战略、实现上海市未来发展目标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外 大城市 人口发展

【作者】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王 丽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市发展目标,上海要在 2020 年前后初步建成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世界城市。因此,总结国外大城市人口发展特征,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制定上海人口发展战略、实现上海市未来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纽约、伦敦、东京、巴黎 4 个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和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孟买、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为对象,主要从人口规模、迁移分布和年龄结构 3 个基本方面考察国外大城市的“先导性”人口发展特征,总结其一般性规律及其对上海市的启示,为制定上海市人口发展战略、实现上海市未来发展目标提供参考。

一、人口规模增长及巨大化特征

人口规模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属性和指标。国外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 人口规模巨大

人口规模巨大是国外大城市的一个共同特征。从绝对规模来看,不管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还是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孟买、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2000 年前后其人口规模基本都在 800 万人以上,居世界城市规模排名前列。其中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东京都在千万人以上,以墨西哥城人口规模最大,已达到 1800 万人左右(见图 1);从相对意义来讲,以上各大城市基本都是所在国家的首位城市,而且人口高度集中,均占所在国家全国人口的较高比重。如目前东京面积仅占日本面积的 0.58%,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 9.5%;墨西哥城市区面积仅为全国的 7.5%,人口则占全国的 23%;巴西的圣

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市合计占不到全国面积的 0.03%,却集中了全国人口的 9.22%。

(二) 人口规模基本稳定或仍持续增长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态势,尽管受其所在国地理环境状况、国家发展战略甚至世界城市化等宏观因素制约,亦受所在国经济发达水平及各大城市所处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影响,但都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特征,即保持基本稳定或持续增长趋势。作为发达国家大城市代表的伦敦和纽约,其人口规模增长路径,代表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城市发展的先导形态。二者先后发生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经历一段人口减少时期以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政府积极政策推动下,中心城区再开发成效发生作用,重新吸引了人口回流,形成人口再城市化,从而使人口规模渐趋稳定或略显增势。总体来讲,自 1950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两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基本稳定,纽约平均人口规模为 766.21 万人,伦敦也大致保持在 781.9 万人左右(见图 1)。

除伦敦、纽约两大城市人口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或略显增势以外,其他各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均明显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增长趋势。东京和巴黎,分别是所在国家的首都城市,素以“一极集中”发展模式著称,人口规模增长趋势也基本相同。其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大致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人口增长较快;此后即进入基本稳定或缓慢增长阶段,自 90 年代开始又出现较快增长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三大城市,自 1950 年以来几乎一直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到 2000 年其人口规模已分别增长为各自 1950 年规模的 5.4 倍、7.4 倍和 6.3 倍。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本来明显小于上述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但到 2000 年都已远超后者,均达 1600 万人以上,跃居世界大城市前列。可以看出,伦敦和纽约、巴黎和东京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三组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阶段性增长差异,基本反映了其所在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及水平和城市自身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及水平。

除伦敦、纽约两大城市人口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或略显增势以外,其他各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均明显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增长趋势。东京和巴黎,分别是所在国家的首都城市,素以“一极集中”发展模式著称,人口规模增长趋势也基本相同。其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大致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人口增长较快;此后即进入基本稳定或缓慢增长阶段,自 90 年代开始又出现较快增长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三大城市,自 1950 年以来几乎一直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到 2000 年其人口规模已分别增长为各自 1950 年规模的 5.4 倍、7.4 倍和 6.3 倍。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本来明显小于上述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但到 2000 年都已远超后者,均达 1600 万人以上,跃居世界大城市前列。可以看出,伦敦和纽约、巴黎和东京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三组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阶段性增长差异,基本反映了其所在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及水平和城市自身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及水平。

(三) 首位度经过长期下降以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均重现升势

首位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人口规模位居第一位的城市人口数量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首位城市的相对地位和优势。从表 1 可以看出,上述各大城市的首位度及其变化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 发达国家的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的首位度都比较高,几乎都在 1.5 以上,其中“一极集中”国家——法国的巴黎,首位度高达 7 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除墨西哥城以外,其他大城市的首位度都相对较低,基本都在 1.5 以下。这说明一个国家首位城市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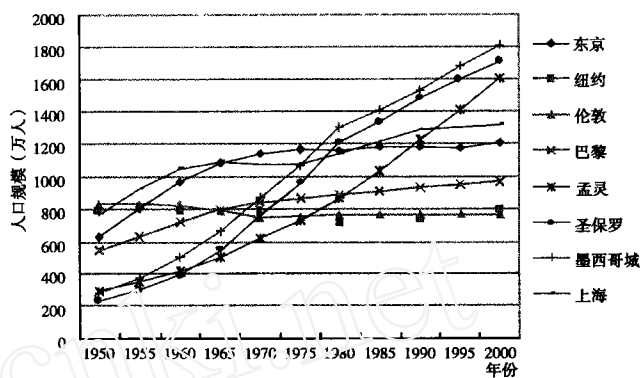


图 1 1950~2000 年上海及国外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变动趋势

注:各城市数据的年份有所偏差,如孟买和伦敦普查年份和国际通行的“0”结尾年份推迟一年。上海市 1985 年以后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之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上海分册》。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东京都网站资料(www.theory.tifr.res.in/Bombay);《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上海统计年鉴》(1986、1991、1996、2001 年)。

表 1 1950~2000 年上海及国外大城市首位度变动趋势

首位城市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美国						
纽约	2.47	2.17	1.93	1.64	1.48	1.51
英国						
伦敦	3.45	3.38	3.13	3.25	3.33	3.40
法国						
巴黎	7.50	8.21	7.46	7.19	7.15	7.12
日本						
东京	2.72	2.68	2.48	2.86	2.95	3.09
墨西哥						
墨西哥城	7.15	5.76	5.82	5.73	5.09	4.89
巴西						
里约热内卢	1.27	1.10	—	—	—	—
圣保罗	—	—	1.15	1.41	1.54	1.58
印度						
加尔各答	1.49	1.32	1.12	1.04	—	—
孟买	—	—	—	—	1.13	1.23
中国						
上海	1.36	1.41	1.38	1.30	1.23	1.19

资料来源:根据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世界城市化展望(2003)》)中数据计算。

度的高低与其发达水平有一定关系,发达水平较高的国家,其首位城市的首位度一般比较高;反之较低。或换言之,一个国家要达到较高的发达水平,其首位城市应该具有较高的首位度。作为例外,由于墨西哥国家的特殊环境,造成墨西哥城“一城独大”,首位度长期以来基本保持在 5 以上。

2. 随着所在国家及其首位城市经济社会及城市化的发展,首位城市的首位度一般都经历一个由高到低再升高的不对称“V”型变化过程。如美国纽约的首位度 1950 年为 2.47,持续下降到 1990 年的 1.48,到 2000 年又上升为 1.51;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的首位度 1950 年为 3.45 和 2.72,1970

年为 3.13 和 2.48,2000 年又分别上升到 3.40 和 3.09。显然,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的首位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显升势,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兴起所导致的又一次人口向首位城市的集中密切相关。而巴黎和墨西哥城的首位度,则自 1950 年以来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分别由 1950 年的 7.5 和 7.15,下降到 2000 年的 7.12 和 4.89,显示两个高度“一极集中”国家渐向相对均衡化方向发展。

3. 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并非保持一个城市固定不变。如巴西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首位城市里约热内卢,自 70 年代即被圣保罗所取代;印度 80 年代以前的首位城市加尔各答,自 90 年代也被孟买所取代。一个国家首位城市的转换,说明该国首位转换城市在国家“龙头”地位的升降变迁。一个首位城市被另一个更具发展潜力的城市所取代,一般多发生在一个国家同时至少存在两个优势、地位基本相当的所谓“双子城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双子城市”,通过相互竞争和协作,共同承担所在国家首位城市的责任,发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作用。当然,两个“双子城市”中首位城市的相互替代,也反映了两者优先、地位及相对重要性的转换变化。而且从表 1 可以看出,即使在首位城市发展转换的巴西和印度,其首位城市的首位度变化也同样都经历一个由高到低再升高的不对称“V”型变化过程。

二、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特征

根据贝格、克拉森等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四阶段发展理论模型,大城市地区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4 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口分布变动、人口迁移流向及城市人口规模等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国家大城市人

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大都已经历了这4个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由于滞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目前仍基本处于城市化或由城市化向郊区化过渡的前期阶段。

(一) 人口分布基本模式

由于大城市一般都是从其中心由内向外生发、成长起来的,而且大城市一般都分布在三角洲等冲积平原地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均质性,这使大城市发展的空间推进、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等多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国外大城市的人口分布一般都表现为这一模式(见表2)。首先,市中心地区人口密度最高。如纽约、伦敦、巴黎、孟买等大城市,其内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一般都是外城区人口密度的2倍以上。其中以巴黎市中心地区人口集中程度最高,内城区人口密度为外城区人口密度的3.2倍。其次,以市中心为圆心向外延伸,人口密度逐渐降低,总体上基本呈同心圆环状分布模式。如伦敦内城区的人口密度约为8590人/平方公里,由此向外城区、中心城市外围区(郊区)扩展,人口密度依次下降为每平方公里3514人和1966人;纽约、巴黎的人口分布也基本呈同样分布模式。

(二) 人口分布变动的阶段性和差异性

表2 伦敦、纽约、巴黎、孟买的人口比重及人口密度分布

如前所述,大城市地区的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一般都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等4个阶段。各大城市及所在国家发达水平、大城市自身所处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其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也都相应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其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都已

	伦敦(1998)	纽约(2000)	巴黎(1999)	孟买(1991)
人口比重(%)				
中心城市	58.80	44.99	63.90	70.76
内城区	22.60	8.64	22.00	33.60
外城区	36.20	36.35	41.90	37.16
中心城市外围	41.20	55.01	36.10	29.24
城市化地区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中心城市	4546.30	9973	8228.78	23964
内城区	8590.28	20773	19995.76	46207
外城区	3514.27	8877	6283.18	16698
中心城市外围	1965.66	1237	1762.35	17413
城市化地区	2949.46	2042	3540.51	21589

资料来源: <http://www.demographia.com>。

先后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共性趋势和个性差异。以下仅以伦敦、纽约和东京为例,对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简单地考察和分析。

英国是最早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其首位城市伦敦的城市化也最早经历城市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伦敦人口在20世纪30年代即达到最大规模,后受郊区化、逆城市化的影响,人口开始逐渐减少,其中以内伦敦的减少幅度最大。从时间来看,以70年代人口减少最多,当时内伦敦(包括伦敦城)人口减少了17.7%,外伦敦人口也减少了5.0%左右。而伦敦其他地区人口都在普遍增长,和市区人口的减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变动的结果使伦敦各地区的人口分布逐渐均衡化。90年代以来,伦敦中心城区的再开发,以及受经济全球化、世界城市化的推动,伦敦人口减少趋势逆转,内伦敦、外伦敦和周边地区均转呈人口增长趋势,特别是内伦敦的人口增长十分明显(见表3)。

表 3 1991~2001 年英格兰东南部及伦敦人口分布的变动

	人口数			变化率(%)	变动分布(%)
	1991	2001	变化		
内伦敦	250.4	276.6	26.2	10.5	27.2
外伦敦	417.5	440.6	23.1	5.5	24.0
绿带周围县	649.7	677.3	27.6	4.2	28.7
外围县	424.9	444.2	19.3	4.5	20.1
英格兰东南部	1742.5	1835.7	96.2	5.5	100.0

资料来源: <http://www.demographia.com/db-lon9101.htm>。

到 1990 年人口减少趋势才出现逆转。而纽约周边地区(即构成纽约都市区内圈和外圈的县), 人口变动一直呈增长态势。如果将 1960 和 1980 年作为纽约人口开始减少和转呈增势的标志点, 则此 20 年间纽约人口减少了 71.04 万人, 约为纽约人口的 10%。而同期纽约都市区内圈却增加了 70.54 万人, 外圈增加了 157.43 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纽约人口又超过 60 年代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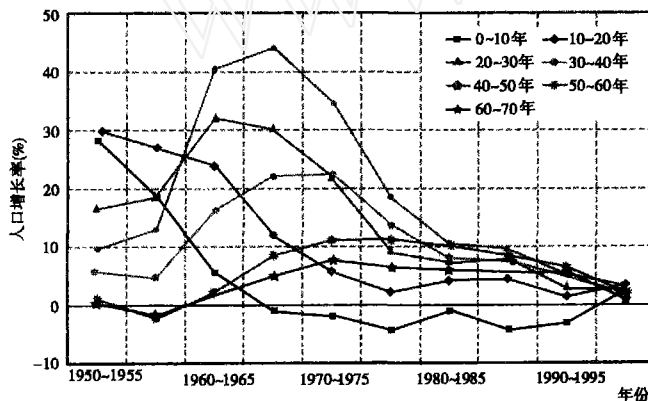


图 3 1950~2000 年东京都市圈不同距离带人口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 名古屋统计局汇总数据 (<http://www.city.nagoya.jp>)。

10~20 公里距离带的人口增长率,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很快, 但一直保持正增长。这两个距离带应该大致相当于东京的主要部分。20~30 公里和 30~40 公里两个距离带的人口增长率在 50 年代前期较小, 但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增大, 整个 60 年代都一直保持最大的人口增长率, 从 70 年代开始逐渐减弱。总之, 在 1950~2000 年间, 尽管各个不同距离带的人口增长率及其变化有所不同, 但其总的趋势是逐渐收敛、趋近, 这也是东京人口分布总体渐趋相对均衡化的重要原因。考察东京不同地区在 90 年代的人口增长态势, 可以发现东京的人口迁移及增长, 实际上又表现出一轮新的主要流向都心地区的显著集中趋势, 特别是都心地区, 已改变过去持续 40 余年的人口减少趋势, 出现转向增长的历史性转换。这同样也是主要受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的推动所致。

(三) 人口迁移流动及其国际化趋势

由于大城市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经济的高度集中地, 经济社会发达, 收入水平较高; 人口、经济规模大, 就业机会多, 所以也一直是人口迁移流动的集中汇聚地。大城市的人口迁

纽约的人口分布变动也表现出与伦敦相似的特征。除了斯塔腾岛和昆斯区人口持续增长外, 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等其他三区的人口则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人口减少现象。曼哈顿是纽约的“核心”, 人口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外迁, 直

东京中心城 23 个特别行政区的人口从 1970 年开始减少, 到 2002 年比 1970 年减少了 9.3%, 而同期东京郊区及全都人口则基本呈增长趋势。从不同圈层的人口分布变动来看(见图 3), 距离市中心较近的 0~10 公里和 10~20 公里两个距离带人口增长趋势基本相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增长率最高, 此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特别是 0~10 公里距离带的人口增长, 到 60 年代后期即进入负增长, 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后期才开始又一次转变为正增长;

移流动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人口迁移流动频繁、规模较大。这不仅在于大城市地区将先后经历人口集中的城市化、人口扩散的郊区化、人口减少的逆城市化,以及人口再度集中的再城市化等城市化发展阶段,而且人口迁移流动能始终保持较高的强度和较大的规模。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可形成旺盛的有利城市发展的“活力”。如纽约市内人口流动一直十分频繁,尤其以曼哈顿区迁移活性最强。根据1989年的日统计,一天流入曼哈顿CBD地区的人口达348.2万人,从中流出的人口有331.4万人,而曼哈顿CBD的居民仅有53万人,由此足见其迁移流动性之强。与此同时,由于频繁的人口迁移流动所造成的大城市特别是市中心地区形成明显的昼间人口远多于夜间人口的昼夜人口差,也是大城市地区人口迁移、分布及构成的显著特点。

其次,外国人口占有一定比例,人口迁移出现国际化趋势。大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的人口迁移,不仅受区域城市化、国家城市化的推动,而且也受世界城市化的影响。因为这些大城市多被纳入世界城市网络系统,并成为世界城市网络系统的主要结节点,在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受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的影响,大城市的国际人口迁移日趋频繁,国际移民越来越多,并逐步占有大城市人口的一定比例。如1988年伦敦市外国移民净迁入2.37万人,主要来自英联邦和欧共体;东京2000年迁入的外国移民数为25.9万人,到2001年增加到32.7万人;迁入巴黎的国外移民也在增多,1982年居住在巴黎的外籍人口共36.16万人;20世纪80年代巴黎外籍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6%以上。

三、人口转变及少子高龄化特征

(一) 人口转变与自然增长率下降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由传统社会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经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状态之后,向现代社会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状态的转变过程。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作为人口转变核心的生育转变,首先发生于西欧的法国,然后依次出现在西北欧、澳州、北美、东南欧等地区。大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美地区(或文化圈)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出生率由高向低的转变。

上述各大城市的人口转变既受制于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水平,又表现出大城市自身人口转变的共同特性。总体来讲,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与其所在国一样已实现人口转变,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均已下降到较低的水平,而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孟买、圣保罗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也都与其所在国一样正处于人口转变的生育转变时期,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还都保持较高的水平。到20世纪90年代,这三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仍都还在20%以上,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人口转变的死亡转变率先生育转变,因此,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都早已完成死亡转变,死亡率均已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相对来说,纽约、巴黎两大城市,虽然已基本完成生育转变,但仍保持较高的出生率。这主要是因为巴黎的高出生率,由于法国政府一直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该政策必然会导致巴黎这个人口高度“一极集中”的首位大城市具有较高的出生率。而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纽约又是美国的一个代表性移民城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年轻移民的大量入迁必然要带来较高的出生率。与之不同,东京、伦敦两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猛减,在死亡率变化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导致自然增长率也快速下降。这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很低,总和生育率普遍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表 1 国外大城市人口自然变动趋势 ‰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纽约			
1960	21.31	11.03	10.28
1982	15.77	10.34	5.43
1990	18.10	10.2	7.90
巴黎			
1959	14.62	9.64	4.98
1980	15.80	11.02	3.78
1990	13.80	9.10	4.70
东京			
1960	16.21	4.91	11.3
1983	7.88	3.96	3.92
2002	8.30	7.10	1.20
伦敦			
1982	13.21	11.12	2.09
1988	15.30	10.60	4.70
1995	6.40	9.60	-3.20
孟买			
1982	23.62	8.16	14.46
1995	18.70	7.30	11.40
圣保罗			
1960*	43.2	14.2	29.9
1980	27.4	7.24	20.16
1995	20.8	6.80	14.00
墨西哥城			
1960	43.07	10.27	32.8
1980	31.09	5.31	25.78
1990	27.30	5.50	21.80

注：* 使用的是巴西全国的出生率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和外国城市统计资料(1985)》、《当代世界大城市》、《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和 1991 年巴西人口普查数据。

(二) 年龄结构变动与少子高龄化

少子高龄化是人口转变的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实现，出生率持续下降，导致新增少儿人口减少，比重下降；医疗条件、科技水平、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又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高龄人口比重上升。两者的综合作用，导致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及少子高龄化趋势。目前，发达国家总体上已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而且少子高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也毫不例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由于大多正处生育转变期，所以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比较年轻，但是也开始逐渐显现高龄化的先兆。

如表 2 所示，与人口转变一样，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少儿人口与高龄人口比重呈减小、增大反向变化，人口年龄结构早已进入老年型，少子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发展中国家许多大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低年龄组人口比重仍保持较高水平，但老年人口比重开始逐年上升，也已出现高龄化趋势。如圣保罗的高龄人口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末期上升了 2 个多百分点，墨西哥城也同样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高龄化趋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外基本都实行市场化经济，没有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国民都可以自由选择迁移和就业。而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大量年龄结构轻、生育力旺盛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不仅相对提高了城市的生育率，缓解了城市的少子高龄化矛盾，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保持了大城市的发展活力。即使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也同样如此。与其所在国家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比较，这些大城市的生育率还相对比较高，高龄人口比重也相对较低，少子高龄化程度并不特别突出。这也是国外大城市在少子高龄化社会仍能保持一定持续发展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借鉴国外大城市经验，促进上海人口与发展

从以上对国外几个主要大城市人口发展特征的考察可以看出，大城市特别是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都要具备一定的人口条件；尽管这些大城市及所在国家的发达水平不同，但其人口发展却都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趋势和规律。国外大城市人口发展的这些共同性趋势和规律，将为上海的人口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我们认为至少以下几点应该值得思考和借鉴。

表2 国外大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比较

年份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预期寿命(岁)
伦敦				
1986	24.87(0~19岁)	55.39(20~59岁)	19.74(60岁及以上)	
1988	18.25	64.2	17.6(60岁及以上)	76.2
1995	—	—	20(60岁及以上)	
纽约				
1980	20.14	66.41	13.46	
1990	25.8(0~19岁)	56.8(20~59岁)	17.4(60岁及以上)	76
2000	20.4	67.89	11.7	
巴黎				
1975	18.51(0~19岁)	61.37(20~59岁)	20.12(60岁及以上)	
1982	18.6(0~19岁)	59.3(20~59岁)	22.1(60岁及以上)	78
1999	18.3(0~19岁)	62.10(20~59岁)	19.6(60岁及以上)	
东京				
1985	24.48(0~19岁)	61.78(20~59岁)	13.74(60岁及以上)	
1990	21.3(0~19岁)	61.6(20~59岁)	17.1(60岁及以上)	79
2000	11.78	72	15.83	
圣保罗				
1987	39.28(0~19岁)	53.88(20~59岁)	6.84(60岁及以上)	
1991	31.0(0~19岁)	61.8(20~59岁)	7.2(60岁及以上)	69.5
1999**	36.0(0~17岁)	55.0(18~59岁)	9.1(60岁及以上)	
墨西哥城				
1985	45.84(0~19岁)	48.33(20~59岁)	5.83(60岁及以上)	71
1990	42.3(0~19岁)	50.2(20~59岁)	7.5(60岁及以上)	

注：* 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数据；** 使用的是巴西全国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大城市统计比较》(1991 年)，东京都统计资料，《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上海统计年鉴 2002》，http://www.recensement.insee.fr/RP99/rp99/wr_refpage.affiche?p_id_nivgeo=D&p_id_loca=75&p_id_princ=R_MRP&p_theme=POP&p_typeprod=DDS&p_langue=EN。

其一，国外的主要大城市都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首位度。如国外一些主要大城市，人口都高度集中，不管其所在国家人口多少基本都拥有 800 万人以上的人口规模；这些大城市在其所在国家一般都具有较高的首位度，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首位城市，首位度一般都在 1.5 以上。这说明，大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发展成为国际性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城市要发展成为国际性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不仅要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而且在其所在国家也要具有较高的首位度。因此，如果要把一个城市建成一个国际性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首先需要培育其在国内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1.5 以上)的首位度。

其二，一个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多呈迅速增长趋势；当达到“发达”水平后，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将转呈保持基本稳定或缓慢增长状态；各大城市的首位度虽然都可能经历一定的下降时期，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都表现出一定上升趋势。如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孟买、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其人口规模目前仍呈迅速增长趋势，而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几个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其人口规模已转呈保持基本稳定或缓慢增长状态；日本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尚处“发展中”阶段时，东京的人口规模

呈迅速增长态势,70 年代基本达到“发达”水平后,其人口规模增势转缓并渐趋稳定。以上说明:(1)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总体上将遵循一定的规律,即在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迅速增长,当达到“发达”水平后增长趋缓;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一般都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极限”规模,但这个“极限”规模只有在所处国家达到“发达”水平后才形成并表现出来。(2)一个国家在“发展中”期,其首位城市并非保持不变,一个城市可能被另一个更具发展潜力的城市所取代;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主要国际性城市及世界城市进一步提升在国内的“首位度”地位。

其三,国外大城市的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首先,国外大城市的人口分布,总体上都大致呈同心圆环状模式:(1)以市中心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由此向外随离开市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呈下降趋势。(2)国外大城市的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基本都符合贝格、克拉森等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四阶段发展理论模型。目前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城市化已基本进入人口再次向市中心集中的再城市化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城市化,目前尚处初期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城市化或由城市化向郊区化过渡的初期阶段。(3)国外大城市特别是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动,都是使市中心地区人口密度下降,周边地区人口密度上升,人口分布差异呈渐趋均衡化趋势。(4)一个国家的国际性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其人口分布变动及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受国内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推动,而且也将受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发达国家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回流集中的再城市化,即与同期的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密切相关。

其四,人口迁移活性强,规模大,并受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影响渐呈国际化趋势。由于国外基本都实行市场化经济,没有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国民都可以自由选择迁移和就业。而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大量年龄结构轻、生育力旺盛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的生育率,缓解了城市的少子高龄化矛盾。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迁移率,而且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即使达到相对稳定的“极限”规模也仍然发生着频繁的人口迁移。正是大城市的这种迁移活性,很好地形成并保持了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此外,主要受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的影响,各大城市的国际人口迁移渐趋频繁,外籍人口开始逐步在大城市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大城市人口迁移、人口构成的国际化趋势,已成为大城市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五,人口转变和少子高龄化,是人口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主要受经济发达水平影响,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已基本完成人口转变,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目前尚处人口转变的生育转变时期,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显呈人口高龄化先兆。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家体制及社会系统的不同,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其人口生育率仍大多保持在更替水平左右,高龄化程度也低于一般农村地区。这是因为,由于前述原因,即国外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受城市化的推动,大量年龄结构轻、生育力旺盛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的生育率,缓解了城市的少子高龄化矛盾。

上海是目前中国的首位城市。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市发展目标,上海市要在 2020 年前后初步建成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和世界城市。作为上海市发展所依赖和不可缺少的重要人力“支撑”,上海的人口发展既表现出一定国外大城市人口发展的某些共性规律,同时也形成一些明显的个性特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都处于加速阶段;从国际视野来看,经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化也正在蓬勃

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人口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就更加值得重视和解决。

首先,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已经足够大,可居世界大城市前列。但其首位度 2000 年只有 1.19,明显低于国外大城市特别是发达国家大城市的首位度。而且上海的首位度以及人口、经济在国内的相对地位长期以来呈下降趋势。这与国外大城市人口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明显不符,也不符合上海市未来建设“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和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再综合考虑中国、上海的经济及城市化发展阶段,上海市超低生育率及人口迁移受控及其所带来的人口加速高龄化等因素,可以认为,若一味强调控制上海市人口规模,显然不是一种科学、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上海市辖区面积较大,其平均人口密度并不很高,甚至明显低于国外一些大城市。但上海中心城特别是市中心地区的人口密度却远高于国外大城市,而郊区特别是远郊区的人口密度则远低于国外大城市。也就是说,上海人口畸形集中市中心,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上海发展中的不少矛盾均由此而来。

第三,受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等制度、政策的影响,上海市的人口迁入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改革开放以来控制政策虽有所放松,但控制仍然较严,尤以户籍人口迁入受控最甚。虽然作为户籍人口迁入受控的“补偿”,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但二者毕竟“性质”有所不同。人口迁移受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上海发展活力的创出和保持。为了避免影响上海发展活力,改善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允许并保持一定的人口迁移活性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第四,与发达国家大城市主要受经济发达水平影响实现人口转变不同,上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主要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也已实现了人口转变,而且上海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已持续 10 余年自然负增长。人口转变深度发展,加之人口迁移受控的影响,其直接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世界未见的加速发展的人口高龄化,并最终导致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社会抚养和社会保障负担不堪忍受的局面。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市人口加速高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抚养和社会保障压力将超越人口规模。为避免如此,上海市应该在适当保持人口迁移活力的同时,也要以积极态度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殷永元(2000):《上海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 王桂新等(2002):《上海大都市圈人口现状、趋势及国内外比较研究》,载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人口系列专题成果汇编(2001~2002年)》。
3. 王桂新(2003):《上海与东京人口变动之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4. 王桂新(2003):《人口与发展:上海、东京的比较》,《复旦学报(哲社版)》,第6期。
5. 原新(2001):《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人口学刊》,第2期。
6. 肖亦卓(2003):《转移、调整、集聚、扩散——国际城市功能布局演变规律初探》,《北京规划建设》,第3期。
7. 张善余(2002):《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犁)